



■絮语

光阴的钥匙

□杭州市港航管理服务中心 来激扬

周日从老家的犄角旮旯里翻出不少书信。翻看盖着邮戳的信封和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址,摩挲着或花哨或简单的信纸,在或工整或龙飞凤舞的字里行间,回响着当年的经历。

这些信,大多是儿时好友寄给我的,也有大学时高中同学寄给我的。信中所言,都是鸡毛蒜皮之事。有患得患失的伤感,亦有爱而不得的烦恼;有不吐露的洒脱,亦有初入高校的迷茫;有对世事故作成熟的品评,亦有对人生大而无当的感慨;有类似“行矣自爱”的炫技,亦有诸如“展信√心”的戏谑……想来自己的回信,肯定也没什么“营养”,更多的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毕竟当年觉得最困扰自己的事,如今连由头都想不起来了。至于那些放得下放不下的情绪,也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微不足道。

但一口气读完之后,又不得不喟叹:这辈子,恐怕再不会有机会让自己回到那些文字里了。那一封封用黑色水笔或蓝色圆珠笔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信,那横条方格间或斟字酌句或匆匆写就的句子,有你我、纯粹、羁绊、友谊和岁月。只是经年之后,少了当初热腾腾写信的少年心性,也再寻不回那用笔尖换来的惺惺相惜。

这些搁置书柜角落多年的信,如一把把光阴的钥匙,让我有机会再次看到那个懵懂无知的我和年少不拘的你,以及你我的悠悠往事。曾几何时,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生活、思考与情感。你我都曾利用自修的时间,在深夜昏黄的灯下,写下真实的喜悦和伤痛,传递温暖和理解。字里情情句里温暖,依旧予我安慰。

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不觉间,周围的人,甚至自己都学会了“匆匆”。什么时候不再写信的?一沓信里最后一封的落款是“2009年11月23日”,想来也就是那段时间前后吧。作为80后,在见证公用电话亭和邮筒日益稀少的同时,也经历过手机短信作为主要沟通渠道,学生套餐包月1000条,熟练到能够盲打的学生时代;更遇见过MSN、QQ、校内网、微博的迭代,在新申请账号的狂热和貌似投契的聊天后,初见的喜悦最终化为石沉大海、再无提醒的沉默。工作之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短信也懒得发,电话也懒得打。语音通话、视频聊天让沟通越来越便捷和顺畅,也让我联系的朋友越来越少。那些愿意给你写信的人,早已“散若满天星”,走失在流水时光里。有的已远离故乡“辗转不可见”,有的再见之时“儿女忽成行”,还有的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写到这里,脑海中闪过曾经的一篇阅读题,里面提到盼信、收信、回信、寄信,看似琐碎,实则令人迷恋、令人心跳。很感激给我写信的故人,让我在“琐碎”中,学会等待,享受盼望。至今仍记得,那个收到来信,小心拆开,反复阅读的自己,也没忘记偷偷回信,认真誊抄,细细封口,骑车绕过半座小城去寄信的自己。通过这些“光阴的钥匙”,我重温少年时的感受,也更明白,故人,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也只能在错过的时光里重逢。青春里的辜负,不必怨天尤人。

余光中先生的散文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里有这样一句话:人生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那就让我再道一声:望君珍重。



□特约插画师 李路平

■亲情

母女的战争

□杭州母亲智慧文化馆 孟伟

天刚放亮,一阵急促的铃声就来了,刚接通,千里外便噼里啪啦,如暴雨来临。

是我70多岁的老母亲。

“小伟啊!衣服收到了,早跟你说了,我只喜欢肩膀上绣花的那件粉色的,你还买一件其他颜色的干什么?一天净瞎买……”

一梭子弹,让我毫无招架之力。不过,我也并未打算与母亲分个胜负。

记得我刚从部队休假回到家里,想带点新疆的特产给家里人尝尝,当我大包小包往外拿的时候,母亲走了过来,脸上写满“嫌弃”：“你买的啊,多少钱一斤啊,那么老远背这东西回来干啥啊?家里啥都有,你是不是闲的啊,你买的带壳的梆梆硬的谁吃啊,你以后再回来,这破东西别往家里买啊!”

听着母亲唠叨,仿佛激发了我作为一名战士的“斗志”——我那么辛苦不远万里给你带回来的,一句心疼的话都没有就知道数落我……

我直接顶回去了：“谁让你吃了,我给我爸买的,你最好别吃!”

母亲一听,急了：“你还敢顶我,这么多年的兵,白当了!你还知道孝字怎么写啊……”

“怎么不孝了,不是因为想你们,我至于坐七八天的火车从新疆跑回来?这破东西多沉你知道吗?我也知道这边有卖,那不是不正宗吗?你就知道批评,抱怨,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见我气呼呼的,父亲这时才乐呵呵地走到我面前,好像看了一出戏,然后在最后点评几句:

“其实,你妈是好心。她心疼你,怕你累,怕你费钱,你妈不知道多盼望你回来呢……”

我沉浸在回忆中,只听我妈在电话另一头,几乎大喊:“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下次别自作主张乱买东西了,听见没……”

其实,我多想再与母亲拌嘴,然后,等父亲过来,从中调和。可惜的是,父亲永远地走了。

在电话里,我回应母亲,说:“妈,我听你的。”

曾经的我以为,母亲既然想我念我爱我,可不好好说话,讲点我爱听的。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像母亲一样对待我的孩子呢!

在儿子十五岁的时候,我每天对他唠叨,各种挑剔,看他做什么都不对。有一次,我因为他晚回家,便批评他。没想到,儿子直接顶撞我。

“你怎么和妈妈说话呢?”我有点愠色,说出了与我母亲相似的话。

“你自己想一想,你是怎么跟你妈说话的?”儿子一句话点醒了我,“你说你都是为我好,那我姥姥不也是为你好吗,你理解我姥姥了没有?”

我突然意识到,过去无法理解的母亲,原来是这么地深爱着我。只不过,她用的是“对抗”的爱,但这何尝不是深爱。

■抒怀

春天她笑着走来了

□浙江交通集团衢州处 吕佳纳

“满天卧墨云不动,稚子喜逐春雨来。”雨天似乎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天气,或许是觉得雨水是一种嬉戏的童趣,又或者是觉得雨水意味着雨后天晴的新色。

一夜的雨后,一簇簇春笋都拔地而出。瞧,我的老父亲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漫山遍野的笋,一个个争着、抢着,铆足了劲儿向外看,向我们招手。

现在正是春笋最嫩最好吃的时候。清明时节,用青团团着春笋做成清明粿,味道真是极好的。记得小时候,每当清明雨后,父亲都会带着母亲和我扛着锄头上山挖笋。父亲是找笋的老行家,他说找笋首先要观察土面,在地下的笋吸足了雨水,天气一暖,就会长大,出现一条条裂缝,一般裂缝下都有笋,突起的小土堆往往也会有笋。忙活一天下来,几百斤的笋就到手了,清明粿的料也就有了。

每到这个季节,就算是下雨,也抵挡不了村里人制作美食的热情。每家每户轮着制作清明粿,大家伙先团在一家帮忙,这家做好了再去忙那家。房子里挤满了人,一个个脸上身上都沾了面粉,大家笑呵呵地聊着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一个人负责把青团搓成长条,然后切成一段一段,其他人再把切成段的青团弄成碗状,再把馅包进去,封上口,一个个滋味十足的清明粿就完成了。

“天寒千尺岳,颌白半联诗。笋蕨犹堪采,荣归及养期。”唐代诗人林宽在诗中写到春笋与蕨菜,都是春天最可爱的菜。相对于笋,我更喜欢的是蕨菜。

早晨,晨光熹微之时,山上的一丛丛蕨菜还沾着夜间的露珠。这个时候,母亲就已经提着竹篮上山挖蕨菜了。不消一会儿,母亲就会提着满篮子的蕨菜回来,供我们一家子吃上好几顿。蕨菜素有清热、降气、化痰的功效,而这个时节的蕨菜最是鲜嫩。刚从山上采下的蕨菜还有点微微的苦涩,但是只要将它洗净,放入滚水中轻轻一焯再迅速放到冷水中拔除苦味,最后热锅起油加上红彤彤的酒糟一烧,那鲜美的滋味,我一个人就能吃上满满一碗。

春天不仅带来自然的馈赠,更带来无边美好的景致。雨过天晴,湛蓝的天空如同一面洁净澄透的镜子,高高挂于穹宇。辽阔的高速如同一条笔直的银白缎带自天边绵延而来,一路上它见到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色油菜花,铺满了整个地平线;见到了麦苗在春风中上下起伏占满了来往司乘的双眼;还见到了一棵棵笔直的槐栎矗立于高速两侧陪伴他走完整个春天的行程;还有朵朵灿烂的桃花,挤挤挨挨的碧草,连绵起伏的青山……

“细雨湿衣天青后,春暖日长滋味足。”在这春天的绵绵细雨之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润物细无声的万物勃发,还可以期待雨后天晴之后自然的馈赠。她既有春笋的丰腴,还有清明粿的香甜,亦有苦蕨的清冽,更有春天里的勃勃生机。

你看!春天的脚步悄悄,悄悄地,她笑着走来了。

「都市会」版意在展示交通人的生活状态,丰富交通人表达的形式和平台,内容包括家长里短、职场故事、情感生活之类的东东,讲究实实在在、好玩有趣、潮流时尚。让我们积极参与到「都市会」中吧,来稿请寄: jly@vip.163.com, 或 23961512@qq.com, 本版QQ群号为: 101968639, 欢迎加入。

宁波精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3302100032799),法人章(张岚印)各一枚,声明作废。

分立公告: 新昌县步荣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根据股东会决议,新昌县步荣机械有限公司拟存续分立为新昌县步荣机械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本480万元)与新昌县荣祥机械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20万元)。原新昌县步荣机械有限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存续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债权人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新昌县步荣机械有限公司2020年04月30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建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060237294, 声明作废。

浙江七菜色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10万元,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